

鄭成功的登陸地點：
鹿耳門港及禾寮港之史料新考

許智順

鎮渡頭創意工作室創辦人

摘要

本文探討鄭成功於 1661 年入臺的登陸地點，首先分析史料圖文的記載，包括荷方之《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及《熱蘭遮城日誌》，鄭方之《永曆 18 年（1664 年）臺灣軍備圖》及《從征實錄》。

由圖文史料可知，鄭成功進到臺灣的第一天，上午在鹿耳門港登陸及踏勘，晚上在禾寮港登陸及扎營，因此本文的研究重心，分別就鹿耳門港及禾寮港詳細探討，包括前人的各方見解及筆者的史料新考。

本文以創新的觀點，重新仔細考察荷蘭海圖及清朝古圖。

藉由臺江內海之「四個犄角連線圖」，以及媽祖古廟遺址之「廟地窟」，考定鄭成功的鹿耳門港登陸地點及大軍通過的港道，就在靠近土城的位置。

亦藉由臺江內海之「一二比例路徑圖」，以及鄭成功親軍之「營盤」，考定鄭成功的禾寮港登陸地點及親軍搭設的營帳，就在公園路的臺南轉運站周遭。

本文並就考定的結果輔以穩健性檢驗，最後以四個推理做為結語，供後續研究參考。

關鍵字：鄭成功（國姓爺）、登陸地點、鹿耳門港、禾寮港、臺江內海

壹、前言

鄭成功於明永曆 15 年 4 月 1 日（1661 年 4 月 29 日），¹ 上午在鹿耳門港登陸，踏勘營地，過午潮水大漲，大船順利通過鹿耳門古港道，進到臺江內海，晚上在禾寮港登陸，札營靠近街坊。² 鄭成功來臺已有 360 年餘（1661 年～至今），關於其在鹿耳門港及禾寮港的登陸地點，至今的探討仍然方興未艾，因此值得繼續深入研究。

關於鄭成功在鹿耳門港的登陸及踏勘地點，前人的見解，有些認為是在靠近土城（許丙丁、黃典權），有些認為是在靠近顯宮（盧嘉興、謝國興）。本文運用臺江內海之「四個犄角連線圖」的呈現方式，四個犄角即目前的赤崁樓、安平古堡、三坎店、土城，將這四個地點連成四條直線，再將古代地圖與現代地圖相互比對，並且重新考證媽祖古廟遺址之「廟地窟」的圖文史料。研究結果指出鄭成功在鹿耳門港之登陸及踏勘地點，是在現今土城的「鄭成功紀念公園」這個範圍。

關於鄭成功在禾寮港的登陸及扎營地點，前人的見解，有些認為是在赤崁的北邊（顏興、黃典權、郭榮、石萬壽），有些認為是在新港溪的南岸（翁佳音、江樹生）。本文運用臺江內海之「一二比例路徑圖」的呈現方式，一二比例即赤崁樓到安平古堡的距離是一，安平古堡到土城的距離是二，然後沿著臺十七線畫出鄭成功進入臺江內海的路徑，並且重新考證鄭成功親軍之「營盤」的圖文史料。研究結果指出鄭成功在禾寮港之登陸及扎營地點，是在現今公園路的「臺南轉運站」這個範圍。

本文其餘架構如下：第貳節分析荷鄭雙方之圖文史料，包括荷方之《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及《熱蘭遮城日誌》，鄭方之《永曆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並且獲得臺灣文獻館的協助支持，在此謹致謝忱。

1 許智順，〈鄭成功的人臺日期：來自荷鄭雙方往來信的證據〉，《臺南文獻》，第 21 輯（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22 年 9 月），頁 96-113。

2 楊英，《從征實錄》（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186，明確記載鄭成功當日上午「由鹿耳門先登岸，踏勘營地」，晚上「泊禾寮港，登岸，札營近街坊」。因登岸與登陸的意思相同，故本文內容謹以登陸一詞來論述。

18 年（1664 年）臺灣軍備圖》及《從征實錄》。第叁節探討鄭成功進到臺灣的第一天上午，在鹿耳門港之登陸及踏勘地點。第肆節探討鄭成功進到臺灣的第一天晚上，在禾寮港之登陸及扎營地點。第伍節檢驗考定結果之穩健性。第陸節提出疊合圖比較及四個推理做為結語。

貳、荷鄭雙方之圖文史料

一、荷方之《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³

根據江樹生所翻譯，J.L. Oosterhoff 所撰寫的短文指出「大員港灣最可信靠的地圖是 1652 年 Cornelis Ploekhoy（駐熱蘭遮城的航海官）所繪製的」⁴《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



圖 1 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

資料來源：賴志彰、魏德文，《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 1624-1960》，I.17。

3 賴志彰、魏德文，《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 1624-1960》（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8 年），I.17。

4 J.L. Oosterhoff 著，江樹生譯，〈荷蘭人在臺灣的殖民市鎮——大員市鎮 1624-1662〉，《臺灣史料研究》，第 3 期（臺北市：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4 年 2 月），頁 77。

擷取這張地圖的重要範圍，詳圖 1，依據江樹生所翻譯，Kees Zandvliet 所編著的圖版及解讀，可知圖框各個標示地點的中文名稱是：「A. 熱蘭遮市鎮、B. 熱蘭遮城、C. 南方港口、D. 北線尾平地、E. 海堡、F. 北方港口、G. 鹿耳門、H. 北方泊船處（或北方大船可停泊處）、I. 北方沙洲、K. 鹿耳門溝、L. 南方泊船處（或南方大船可停泊處）、M. 普羅岷西亞市鎮、N. 窄峽、O. 鹽水溪、P. 清水溪。」⁵

江樹生於 1661 年 4 月 30 日的《熱蘭遮城日誌》之註解，說明北方泊船處及南方泊船處如下：「當時在鹿耳門港口前面，北邊礁石區下面，有一處適合停泊船隻的地方，荷蘭人稱之為北邊泊船處；在大員港口外面稍偏西南方向，另有一處適合停泊船隻的地方，稱之為南邊泊船處。在南風季節，若停泊在北邊泊船處，有被南風吹去北邊礁石區觸礁的危險，因此，在南風季節，荷蘭人原則上是不去北邊泊船處停泊的。鄭成功偵知此事，故令船隊來這北邊泊船處停泊，並利用其附近的鹿耳門港口進入臺江。」⁶

接著說明北方港口及南方港口如下：「大員港口的出口處，有一沙洲，使港口分由南北兩個港口出海，當時荷蘭人稱之為北港口，和南港口，合稱大員港口。荷據初期，北港口比較暢通，船隻多利用該港口出入，荷蘭人並在其右側的北線尾沙洲，建造過碉堡，要用來保護熱蘭遮城堡；但中期以後，北港口逐漸淤淺，南港口成為進出大員港口的通道。荷蘭人在這南港口的港口處，置浮標，標示通航位置；鄭成功的海軍抵達北邊泊船處以後，立即派人來大員港口砍斷這些浮標，當係其入臺前的籌劃之一。」⁷

綜上所述，《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是荷方當時最精確的一張地圖，將之放大，仔細觀看，地圖是畫在方格紙上，線條清晰，而

5 Kees Zandvliet 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臺北市：漢聲雜誌社，1997 年），頁 116-117。

6 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 年），頁 413。

7 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頁 413。

且有座標及比例尺，所標示的重要地點包括 G. 鹿耳門及 K. 鹿耳門溝的所在。

二、荷方之《熱蘭遮城日誌》

依據江樹生所譯註的《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節錄有關鄭成功登陸的記載如下：

1661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早晨六點半，那時，是平靜無風而有霧的天氣，我們看見，在西北方，距離北邊泊船處約半哩（mijl）處，有不尋常的眾多中國戎克船，向鹿耳門下來，顯然，是從中國來的國姓爺的軍隊。

.....

敵人那些戎克船，在北邊泊船處停泊之後，有一艘舢舨，從那裡划來南邊港道，把立在那港道裡的所有浮標，全都砍斷，砍斷後就划回那些戎克船那裡。

我們派遣兩百個士兵，由隊長 Joan van Aeldorp 率領，搭乘我們的領港船前往普羅岷西亞。並利用這機會，寫一封信送去給地方官 Jacobus Valentijn，⁸ 告訴他說，他可以按照他的判斷，派用這些士兵，不過應該多用於防衛，少用於冒險去內陸作戰；並提醒他，敵軍可能在 Smeerdorp 登陸，要設法阻止。

.....

約〔下午〕五點鐘，普羅岷西亞那邊發射幾發步鎗，此事，據我們接到的報告，是隊長 Aeldorp 帶去赤崁的那兩百個士兵當中的六十個人發射的。他們要去上岸時，敵人已經佔據那裡，所以他們必須發射步鎗，搶攻前進；他們這樣上岸進入普羅岷西亞城堡之後，其他的人就和上述隊長 Aeldorp，於傍晚回來此地。因為（Aeldorp 這麼說）敵人的船隻已經來壓迫到，非遭受極大的危險，無法去赤崁登陸了。

8 楊英，《從征實錄》稱之為貓難實叮，頁 186-187。

.....

副官 (substituijt) Christiaen Hans Wolff 從普羅岷西亞騎馬，從那狹陸，⁹ 經過一群武裝的中國人，來到此地告訴我們說（並帶來一封地方官 Jacobus Valentijn 閣下的信），今天早上看到，在 Smeerdorp 有上百匹的馬，由敵人帶來那裡，每一匹馬都騎著一個佩帶弓、箭、關刀和大刀等閃亮武器的勇士。

.....

約〔上午〕十點鐘，我們看見，早上看到那些戎克船裡，有幾艘最小的戎克船駛入鹿耳門港道，並且一艘艘魚貫駛往 Smeerdorp，〔有些船〕更循著赤崁沿岸向北航行，直到直加弄 (Tikorangh) 前面沿岸。也看見有幾艘戎克船，留在上述鹿耳門港道附近，來回移動，其他的戎克船，則集中停泊在北邊泊船處。

.....

約〔晚上〕七點鐘，我們看見，普羅岷西亞市鎮裡燃起很大的火燄，也聽到，那邊的城堡發射了一次大砲。

.....

1661 年 5 月 1 日，星期日。早晨天氣良好，風從東北方相當強烈地繼續吹來。敵人的戎克船，還跟昨天的情形一樣停泊在那裡；在 Smeerdorp 附近的敵人，則忙著送士兵上岸，也忙著在普羅岷西亞附近搭帳蓬。¹⁰

綜上所述，鄭成功的軍隊從西北方，往鹿耳門而來，先是停泊在北邊泊船處，接著通過鹿耳門港道，並且魚貫駛往 Smeerdorp，然後登陸佔據赤崁，而且在普羅岷西亞附近搭設營帳。

9 從熱蘭遮城到福爾摩沙本島的狹窄埂地，即之後的二鯤身至七鯤身。

10 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頁 412-416。

三、鄭方之《永曆 18 年（1664 年）臺灣軍備圖》¹¹

由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的網站，查詢《永曆 18 年臺灣軍備圖》，可知「原圖紙本墨繪，計有兩張：一為漢文，一有滿注。……未記繪製年代，考定其內容，可推測為永曆 18 年（康熙 3 年，1664）的作品，是現存唯一的明鄭時期臺灣地圖。……但整個地圖的比例尺及各個地名的位置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今日的臺南地區一帶的地名佔據圖上絕大部分的位置。」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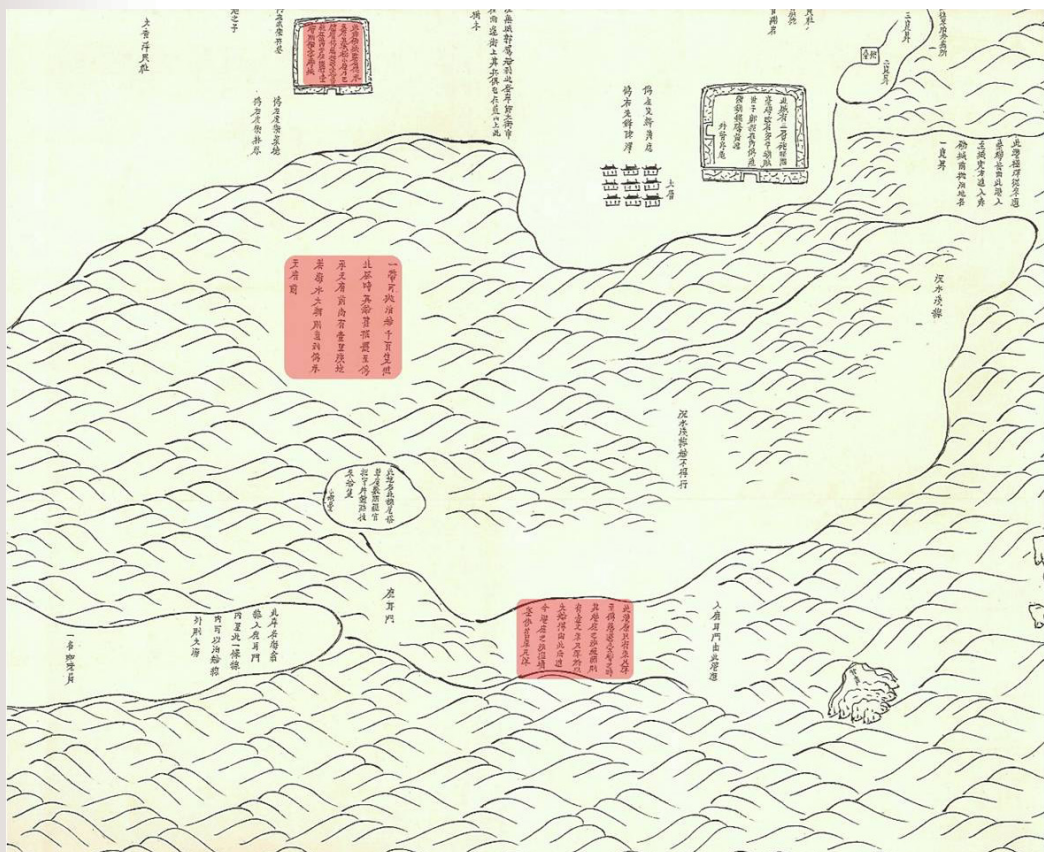


圖 2 永曆 18 年（1664 年）臺灣軍備圖

資料來源：賴志彰、魏德文，《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 1624-1960》，II.1。

11 賴志彰、魏德文，《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 1624-1960》，II.1。

12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網站：<https://thcts.sinica.edu.tw/themes/rb04.php>（2022 年 5 月 12 日點閱）。

鄭喜夫的研究指出「〈永曆 18 年臺灣軍備圖〉之由來，乃是甫行降清之明鄭都督朱瑛、總兵張朝洪奉清浙江總督趙廷臣之命所繪製，於康熙 4 年（永曆 19 年）9 月 17 日至 23 日之間繪成，分別送交趙廷臣與浙江提督哈拉庫，由 2 人各自密題呈覽，而同奉批紅留圖御覽者，故圖後藏於清內府。」¹³

擷取這張地圖的重要範圍，詳圖 2，將之放大，仔細觀看，有關鄭成功入臺路徑的三個地點，圖上的文字敘述如下：

（一）鹿耳門：「此港原只有柒尺深，至偽藩過臺灣之時，其港底之沙流開，則有壹丈柒尺深，所以大船得由此而進，今港底之沙復填塞，依舊柒尺深。」偽藩是指鄭成功。

（二）臺江內海：「一帶可拋泊船千百隻，但北風時，其船甚搖擺，至偽承天府前尚有壹里淺地，若海水大潮，則直到偽承天府前。」偽承天府即目前的赤崁樓。

（三）承天府：「此赤礪城改名偽承天府，其城極小，原乃巴禮厝，偽藩初過臺灣之日，就在此內安住，後打臺灣則搬入臺灣城。」巴禮（padre）是指神父、牧師；臺灣城即目前的安平古堡。

綜上所述，《永曆 18 年（1664 年）臺灣軍備圖》是明鄭時代僅存之唯一地圖，從圖上的描述，可知鄭成功由鹿耳門進入臺灣的情形，臺江內海可以泊船千艘，鄭成功初到臺灣之時，住在赤崁當地。

四、鄭方之《從征實錄》

楊英的《從征實錄》，有關鄭成功於明永曆 15 年 4 月 1 日來臺的記載寫道：

四月初一日黎明，藩坐駕船即至臺灣外沙線，各船魚貫絡繹亦至。

13 鄭喜夫，〈永曆 18 年臺灣軍備圖之由來〉，《臺北文獻》，第 155 期（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 年 3 月），頁 41。

辰時天亮，即到鹿耳門線外。本藩隨下小哨，繇（由）鹿耳門先登岸，踏勘營地。午後，大船齊進鹿耳門。先時此港頗淺，大船俱無出入，是日水漲數尺，我舟極大者亦無□□，□天意默助也。是晚，我舟齊到，泊禾寮港，登岸，札營近街坊梨□□□□□□鎮督虎衛將坐銃船札鹿耳門，□□水師甲板，並防北線尾。是晚，赤崁城夷長貓難實叮發炮擊我營盤，並焚馬□□□。其赤崁街係我民居草厝，藩恐被焚燬糧粟，特差戶都事楊英持令箭委同楊戎政督同援勦後鎮張志官兵看守堵禦，不許官兵混搬，亦不可致紅夷焚燬，候明日分派發給官兵糧食。繇（由）是各街米粟看守完全，無敢侵擾。¹⁴

綜上所述，鄭成功進到臺灣的第一天上午，登陸鹿耳門，踏勘營地。中午過後，大船齊進鹿耳門，水漲數尺，天意默助。當天傍晚，船隊齊到，停泊禾寮港登陸，札營靠近街坊。晚上，赤崁城夷長貓難實叮，發炮攻擊鄭軍營盤，並且焚燒馬廄及糧倉。

叁、鄭成功登陸鹿耳門港之探討

本節探討鄭成功進到臺灣的第一天，在鹿耳門港之登陸及踏勘地點。先回顧前人的各方見解（按出版先後，包括：許丙丁及黃典權等人、盧嘉興、謝國興），後提出筆者的史料新考。

一、前人的各方見解

基於鄭成功的鹿耳門港登陸地點，前人多所爭論，甚至形成筆戰，本文為免衍生更多困擾，因此筆者在此不作任何評論，僅將前人的主要論點完整呈現，以利讀者自行判斷。這是此一爭議之文獻回顧的最佳處理方式，各方見解逐一陳列如後：

14 楊英，《從征實錄》，頁 186-187。

(一) 許丙丁、顏興、王鵬程、黃典權、高崇煦、賴建銘於 1961 年《臺南文化》民族英雄鄭成功復臺三百年紀念特輯，〈鹿耳門古港口方位考〉一文的研究，將《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投影於當代地圖上，成為一張古今疊合圖，詳圖 3。依此證據來提出方向、角度和距離等數據，因而做出鄭成功的鹿耳門登陸地點是在城西街二段之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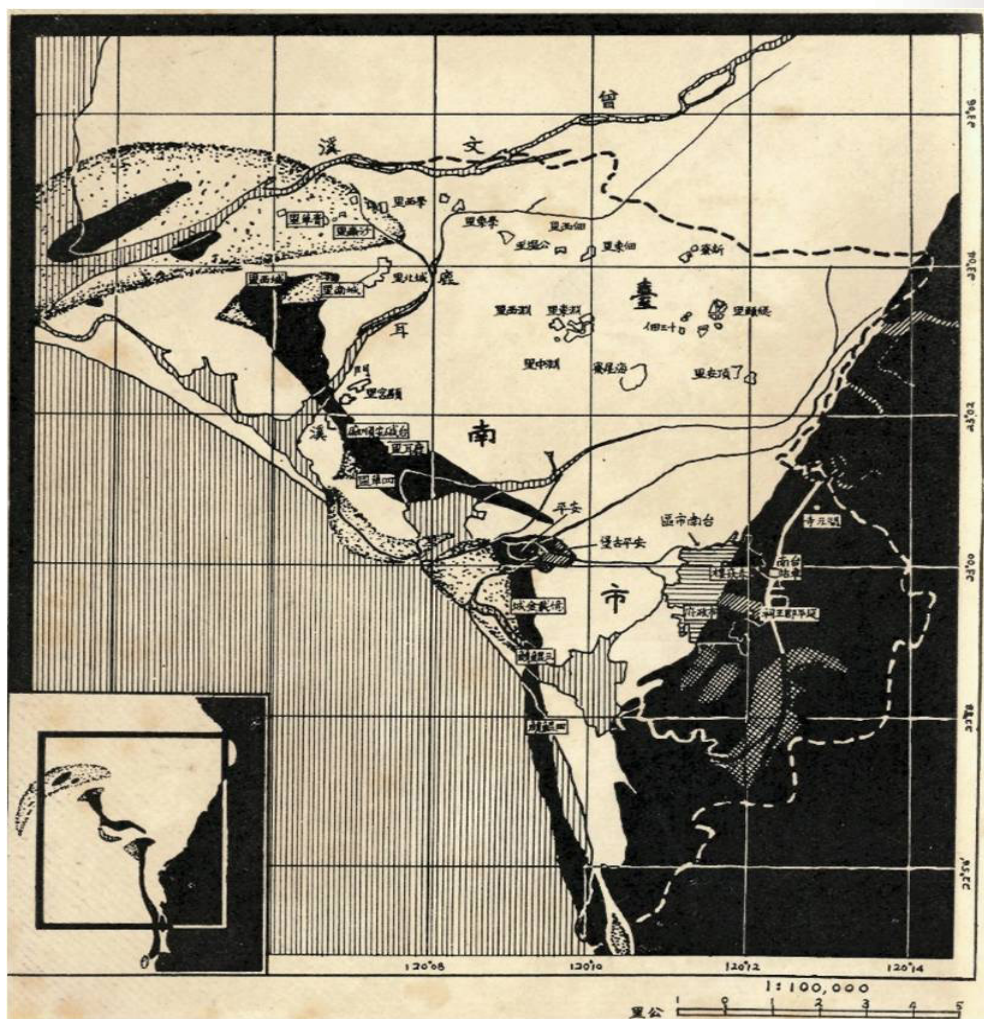


圖 3 1961 年，許丙丁、顏興、王鵬程、黃典權、高崇煦、賴建銘〈鹿耳門古港口方位考〉

資料來源：該文頁 69 圖 3。

結論指出「鄭王登陸之所，要當不出今日安南區域西里一帶。立碑紀念，可就該地選擇交通便利、地面寬敞處，籌劃建設。」¹⁵「鹿耳門港口在荷蘭時代至延平王鄭成功復臺時的位置，其接觸外海港口之南岸與安平古堡的直線距離是正北偏西五一度之八・七公里處；接觸內海港口與安平古堡的直線距離為正北偏西三一・五度之七・九公里處。此港的南岸西邊一段該是紀念鄭成功登陸鹿耳門的適當地點。」¹⁶

（二）盧嘉興經臺大教授方豪推薦，獲 1964 年中國學術著作獎，於 1965 年《鹿耳門地理演變考》一書的研究，亦將《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投影於當代地圖上，成為一張古今疊合圖，詳圖 4。依此證據來提出方向、角度和距離等數據，因而做出鄭成功的鹿耳門登陸地點是在臺鹼公司之結論。

結論指出「北線尾島鹿耳門海峽，西端沙洲角在熱蘭遮城內城中心三〇九度，即西北偏西六度，距離為五、三六八公尺處。頂點在三一八度，即西北偏北三度，距離五、四四九公尺。東端沙洲角在三二八度，即西北偏北一三度或北北西偏西九・五度，距離為四、八八〇公尺。」¹⁷「荷據時期，亦即鄭成功復臺登陸的鹿耳門南岸北線尾島的北端地址，應在北緯二三度二分二三秒處，現今的臺南市安南區顯宮里一原地名媽祖宮，即臺灣碱業公司製鹽處辦公廳的附近無疑。」¹⁸

15 許丙丁、顏興、王鵬程、黃典權、高崇熙、賴建銘，〈鹿耳門古港口方位考〉，《臺南文化》，第 7 卷第 2 期（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61 年 9 月），頁 65。

16 許丙丁、顏興、王鵬程、黃典權、高崇熙、賴建銘，〈鹿耳門古港口方位考〉，頁 95。

17 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臺北市：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5 年），頁 31。

18 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頁 208。



圖 4 1965 年，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
資料來源：該書頁 268-269。

(三) 謝國興於 1996 年〈鹿耳門的媽祖信仰與正統之爭〉一文的研究，摹繪鹿耳門附近廟宇村莊的相對位置，分別標示黃典權及盧嘉興所考訂的鄭成功登陸地點，詳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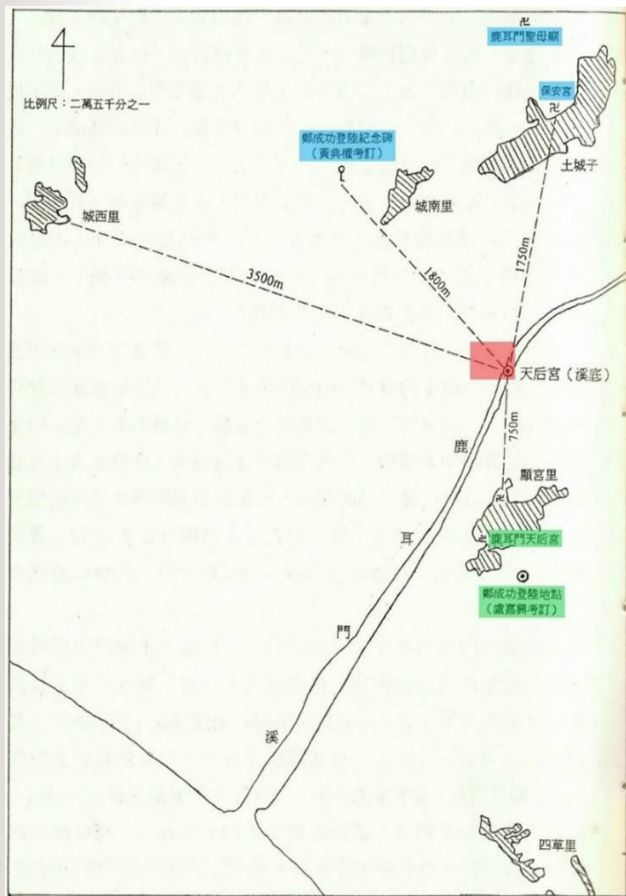


圖 5 1996 年，謝國興〈鹿耳門的媽祖信仰與正統之爭〉

資料來源：該文頁 168。

研究內文寫道「民國 50 年 6 月，為了慶祝鄭成功復臺三百週年，臺南市政府打算在鄭成功登陸地點立碑紀念，於是組織鄭成功復臺三百週年紀念祭典籌備委員會，推派許丙丁、王鵬程、高崇煦、顏興、黃典權組成五人小組進行考察，勘定地點以便立碑。五人小組中只有顏興及黃典權是研究明鄭的專家，許、王為舊詩人，高為勝利電臺臺長。顏興因反對黃典權主稿之考訂結論，退出小組，黃典權遂邀賴建銘補入五人小組。」¹⁹「民國 54 年初，盧嘉興撰寫的鹿耳門地理演變考出版，該書用力極深，考訂精詳，主要係依據中外古地圖作分析研究，並疊合古今地圖、地

19 謝國興，〈鹿耳門的媽祖信仰與正統之爭〉，《思與言》，第 34 卷第 2 期（臺北市：思與言雜誌社，1996 年 6 月），頁 157。

理狀況，實際訪問地方故老。」²⁰「盧氏以一鹽場職員，醉心鄉土史之研究，並卓然有成，其鹿耳門地理演變考，在三十年後的今日看來，仍是迄今解析鹿耳門變遷可信度最高之著作。」²¹

研究結論指出「在鹿耳門媽祖廟爭正統的過程中，府城文士與歷史學界比較關心的是鹿耳門的所在，舊鹿耳門天后宮的廟址座落是解決此一問題的重要線索。相關的學術探討由此展開，簡單的說，黃典權是土城派，其他人（包括楊雲萍及臺南市文獻會的多數委員）是鹿耳門派。」²²「將來若有府城學案之撰述，勢仍需由鄭成功登陸鹿耳門說起。」²³

二、筆者的史料新考

關於鄭成功於鹿耳門港之登陸及踏勘地點，由以上各方見解的探討可知，許丙丁及黃典權認為是在靠近土城，盧嘉興及謝國興認為是在靠近顯宮。本文嘗試解此爭議，提出新的論證，先運用臺江內海之「四個犄角連線圖」的呈現方式，相互比對，詳圖 6。

圖 6 左上的 A 圖是《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右上的 B 圖是現代 Google 地圖，左下的 C 圖是《乾隆朝（1756-1759 年）臺灣輿圖》，²⁴ 右下的 D 圖是《嘉慶（1804 年）臺灣輿圖》。²⁵ 必須提醒讀者：左上的 A 圖及右上的 B 圖，「北方在上」；左下的 C 圖及右下的 D 圖，「北方在左」。

先在 A、B、C、D 四張小圖，分別找出以下四個地點，「新港溪口的渡船處（目前的三崁店附近）、紅毛樓或番仔樓（目前的赤崁樓）、紅毛城或番仔樓（目前的安平古堡）、隙仔或鹿耳門港之東邊開口（目前的土城附

20 謝國興，〈鹿耳門的媽祖信仰與正統之爭〉，頁 163。

21 謝國興，〈鹿耳門的媽祖信仰與正統之爭〉，頁 164。

22 謝國興，〈鹿耳門的媽祖信仰與正統之爭〉，頁 167。

23 謝國興，〈鹿耳門的媽祖信仰與正統之爭〉，頁 169。

24 賴志彰、魏德文，《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 1624-1960》，III.8。

25 賴志彰、魏德文，《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 1624-1960》，IV.1b。

近)」，然後將四個地點，連成四條直線，於是形成臺江內海的「四個犄角連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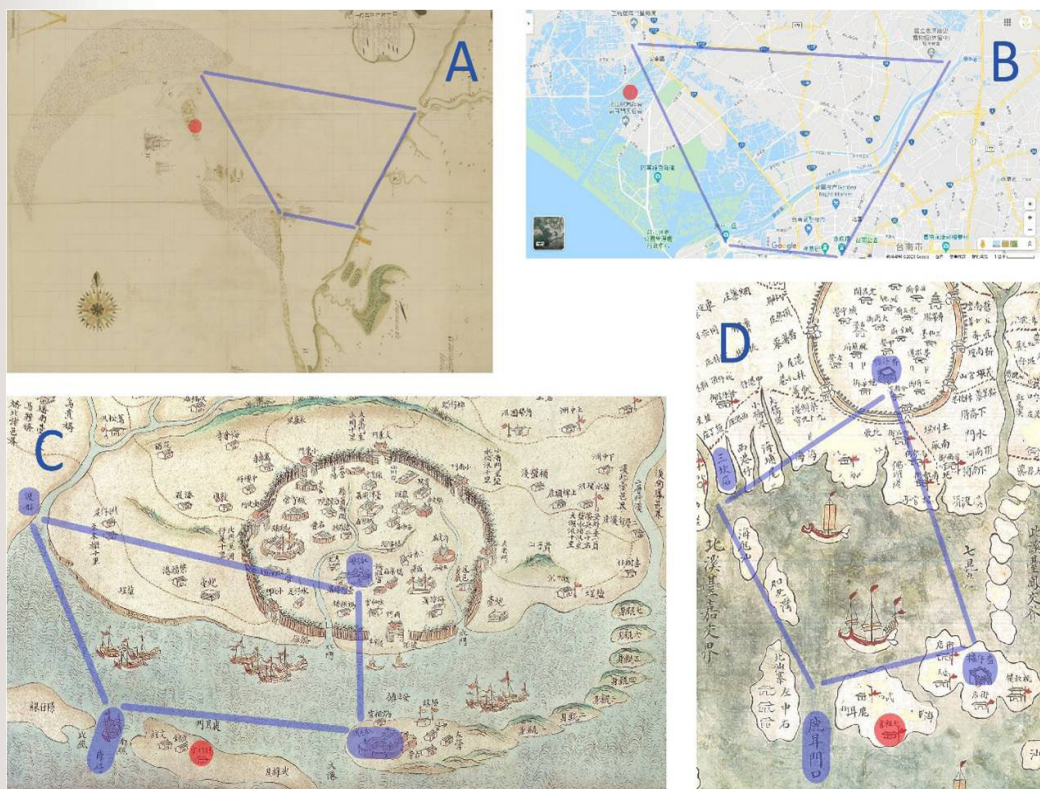


圖 6 鄭成功登陸鹿耳門港：四個犄角連線圖

資料來源：賴志彰、魏德文，《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 1624-1960》，I.17、III.8、IV.1b，Google 地圖，以及筆者製圖。

「四個犄角連線圖」的北、東、南、西四條直線，路線位置說明如下：北邊直線約是目前的臺江大道，東邊直線約是目前的河堤道路及西門路，南邊直線約是目前的安平路，西邊直線約是目前的臺十七線左側。由「四個犄角連線圖」的範圍可以看出，直至乾隆、嘉慶年間，仍有中式帆船縱橫航行於臺江內海之上。

如欲知悉鄭成功於明永曆 15 年 4 月 1 日在鹿耳門港之登陸及踏勘地點，就要探討當時鹿耳門港（即『古』鹿耳門港）之西邊開口的位置。

首先：《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是鄭成功入臺之前，時間最接近而且尺度最精準的地圖，以之做為判斷當時鹿耳門港位置的「科學」基準，勝過任何書裡說法不一的「感覺」形容，所謂有圖有真相。以這張距今 370 年前（1652 年～2022 年）的荷蘭海圖（A）和現代地圖（B）來考查，雖然兩者無法完全疊合，稍微有些偏移，但是經由 A、B 兩張小圖的藍色線條比對，仍然可以相互印證，結果清楚顯示，目前土城城西街二段的鄭成功紀念公園，即是『古』鹿耳門港之西邊開口的位置。

鄭成功紀念公園裡面，於民國 70 年（1981 年，鄭成功來臺 320 週年），設有蔣經國題字的「民族英雄鄭成功銅像」；於民國 50 年（1961 年，鄭成功來臺 300 週年），設有當時行政院長陳誠（西面）、監察院長于右任（北面）、省府主席周至柔（東面）、內政部長連震東（南面）題字的「民族英雄鄭成功鹿耳門登陸紀念碑」，詳圖 7。

再者：據康熙 59 年（1720 年）《臺灣縣志》記載「鹿耳門媽祖廟，康熙 58 年，各官捐俸同建。前殿祀媽祖、後殿祀觀音，各覆以亭。兩旁建僧舍六間，僧人居之，以奉香火。」²⁶ 現今鹿耳門溪北岸，已經沖毀的媽祖古廟遺址之廟地窟（即『古』媽祖宮），其地點約是在土城以南二公里及顯宮以北一公里處，詳圖 6 的紅色圓點，亦可作為判斷『古』鹿耳門港之依據。

以鄭成功入臺之後的清朝輿圖（C、D）和現代地圖（B）來考查，經由 B、C、D 三張小圖的紅色圓點比對，結果清楚顯示，『古』鹿耳門港是在『古』媽祖宮以北，亦即『古』鹿耳門港是在土城。

最後：鹿耳門媽祖廟及鹿耳門公館是土城「鹿耳門聖母廟」及顯宮「鹿耳門天后宮」，兩間宮廟的最大公約數，沒有歧見，分別存有以下兩塊石碑，《重興天后宮碑記》置於土城，《新建鹿耳門公館碑記》置於顯宮，詳圖 8。²⁷

26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211。

27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下）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2 年），頁 530-531。



圖 7 鄭成功銅像及鄭成功鹿耳門登陸紀念碑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8 新建鹿耳門公館碑記及重興天后宮碑記

資料來源：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下）篇》，頁 530-531。

據乾隆 42 年（1777 年）《新建鹿耳門公館圖說》記載「度其形勢，捐資籌建公館一所，共計正屋五進，東西各置耳房，周圍繚以牆垣。鹿耳門向有炮臺，亦就傾圮，今亦重加修整。」²⁸從《新建鹿耳門公館圖說》海面波浪的大小，盪縷浮標的插旗，望海樓及砲臺的設置，可以判斷東西南北的方位，詳圖 9。從圖可以看出，天后宮在南，鹿耳門的港口在北，此結果亦補充佐證，『古』鹿耳門港是在『古』媽祖宮以北。

28 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年），頁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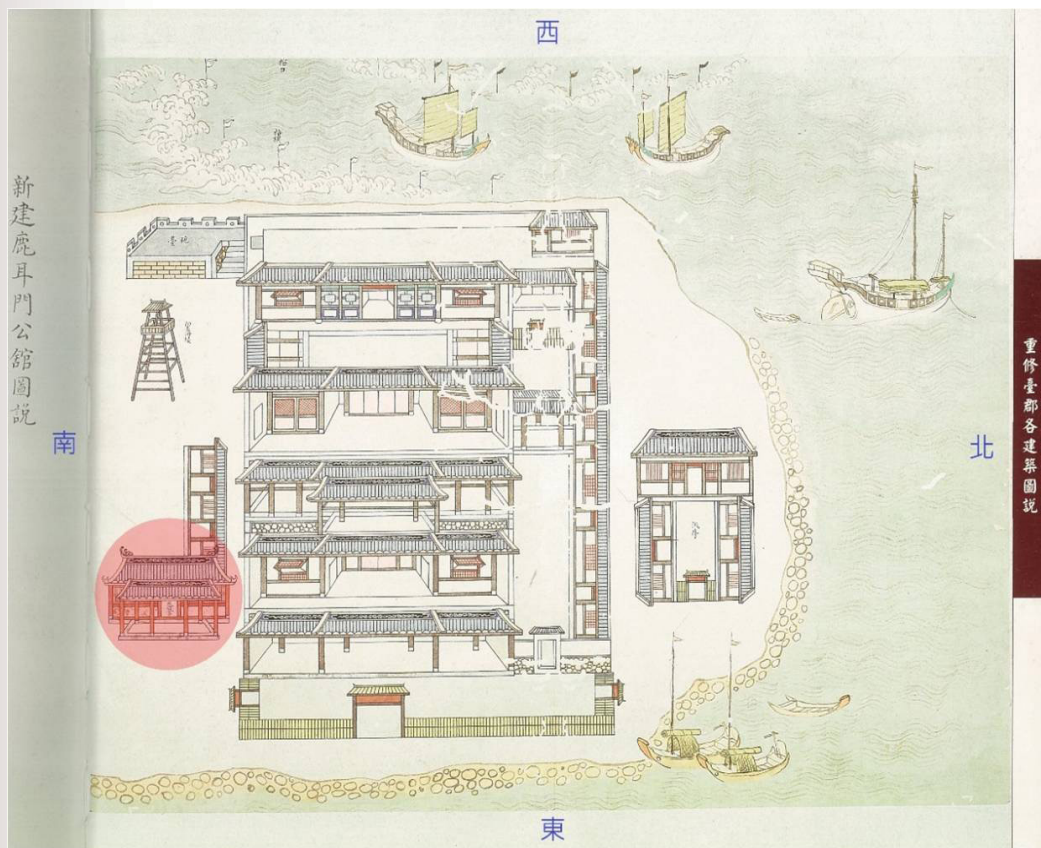


圖 9 新建鹿耳門公館圖說

資料來源：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 11。

本節的研究重心，藉由筆者繪製的臺江內海之「四個犄角連線圖」，以及探討媽祖古廟遺址之「廟地窟」，經過圖片再三的堅韌比對，結果考定鄭成功的鹿耳門港登陸地點及大軍通過的港道，就在靠近土城的位置。

肆、鄭成功登陸禾寮港之探討

本節探討鄭成功進到臺灣的第一天，在禾寮港之登陸及扎營地點。先回顧前人的各方見解（按出版先後，包括：顏興、黃典權、郭榮、翁佳音、江樹生、石萬壽），後提出筆者的史料新考。

一、前人的各方見解

有關鄭成功的禾寮港登陸地點，前人多所探討，本文為免衍生困擾，造成意氣之爭，因此筆者在此不作任何評論，僅將前人的主要論點完整呈現，以供讀者參照。這是此一議題之文獻回顧的最佳處理方式，各方見解逐一陳列如後：

（一）顏興的研究寫道：「臺灣縣誌卷二壇廟載（應是載）：『旌義祠在鎮北坊禾寮港街，乾隆 53 年知府楊廷理建。』這旌義祠係建以祀林爽文之亂邑民蹈義而死者，就這記載看來，自乾隆 53 年以前，這禾寮港已是由港而變成街了，祇遺留禾寮港的名稱而已。但，禾寮港到何時才被填成陸地，卻無從查考，我曾請教幾位本地耆宿們，他們都祇是知道禾寮港街，後來改為打銀街，……這話可以證實禾寮港街，原為禾寮港的港道無疑，而尚有禾寮港的遺蹟殘留着，這遺蹟即現在省立醫院前（指民族路）之中幹線大排水溝至民生路（應是成功路）轉灣入北幹線，這段忠義路的幹線為臺南市最深最闊的大排水溝，便是當年的禾寮港的填殘的遺蹟呀！現在三百年前的禾寮港雖然無處找尋，若將荷蘭時代所測畫的地圖，和臺灣古圖相將比勘，便可以看出禾寮港的痕蹟。」²⁹

（二）黃典權的研究寫道：「考索禾寮港及其迤北地段，比鄭氏存在更早的史蹟以下舉兩處最著：（1）開基天后宮，在今自強街 12 號，也稱水仔尾天后宮。（2）烏鬼井在今自強街 146 巷 10 號門前。宮廟常是人民信仰的中心；名井尤為街坊民生飲用所利賴。無疑今日自強街，自 12 號至 146 巷，至少有 67 個房屋的間隔。永曆 15 年的 4 月，也許房屋不如現在的密集；但兩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史蹟重點間無疑已構成頗具規模的街坊。我們暫定以兩者為橢圓的焦點，西邊那南北弧形間差不多就在三山國王廟以北的今日西門路段，鄭氏禾寮登陸的海岸也許正在這範圍。因為此處無疑是禾寮的北面，可避敵人的砲擊；同時街坊宛在，加上井泉暢旺，足資大軍的飲饗。」³⁰

29 顏興，〈鄭成功之克臺及登陸地點考〉，《臺南文化》，第 4 卷第 1 期（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4 年 9 月），頁 34。

30 黃典權，〈鄭成功復臺大軍始登史事考索〉，《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 15 號（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1989 年 3 月），頁 211-212。

(三) 郭榮的研究寫道：「今天的崇安街（明鄭清初稱過坑街，清康熙年間在街北方不遠設總鎮署因而得名總爺街，近代改稱崇安街）其街道中原是一大水溝，由頂土地公廟鎮轅境附近南流至下土地公廟旁流入德慶溪直到日據時代才被加蓋成路。地方耆老稱下土地公廟早年稱豹頭公（傳係鎮壓水患之石碑）建於明鄭時期，臨德慶溪（坑）畔，清中葉德慶溪日漸淤積，豹頭公遠離溪畔，以後改祀福德君與街尾的頂土地公廟遙遙相對，下土地公廟因開闢忠義路三段時整座廟往南遷移時倒塌，發現全是土壘（黏土生胚）所築，經重建即今總祿境土地公廟。查訪結果終於使玉皇宮至觀音亭一帶的地勢與荷使當年的記述完全相符，證明鄭成功在禾寮港登陸後至普羅民遮城降伏之前即在此一地區宿營，至於其接見荷使的地點即鄭成功的住所的帳幕所在地了。」³¹

(四) 翁佳音的研究寫道：「中、荷蘭文獻所載的登陸地點，究竟在今天何地？滄海桑田之外，臺南一帶的地名數百年來亦更替無常，無疑這是一樁需費時費神的工作。……我認為今永康市內王田北境與新港鄉連接的車行一地，可能為適當的選擇地點之一。按，荷蘭文 Smeerdorp，大意是指油脂之村，或可譯成油村。換句話說，這個村的命名，應該與當地有從事製造動植物油脂者有關。永康市車行，舊地名或許起源於油車巷或油車行。」³²「另一更適合選擇的地點，同樣是永康市內的洲仔尾一帶。」³³「文獻大體上已充分說明洲仔尾一帶，今天可能消失的舊地名下寮港或蚵寮港地方，才是鄭成功大軍最可能的登陸地點。」³⁴「那麼，哪裡才是鄭成功接見荷使的地方？」

31 郭榮，〈鄭成功征臺史實再探討〉，《鄭成功與臺灣文化資產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1999 年 6 月），頁 53。

32 翁佳音，〈重覓鄭成功大軍登陸的舞臺：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二）〉，《臺灣文獻》，第 52 卷第 3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1 年 9 月），頁 284。

33 翁佳音，〈重覓鄭成功大軍登陸的舞臺：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二）〉，頁 285。

34 翁佳音，〈重覓鄭成功大軍登陸的舞臺：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二）〉，頁 286。

我依然傾向以永康市洲仔尾一帶為可能的地點。我所以這樣推測，同樣先從常識判斷，即鄭軍搶灘洲仔尾一帶後的兩、三天期間，前鋒部隊陸續南進圍攻赤崁樓時，統帥留在登陸地附近紮營，居後指揮調度，應屬正常之舉。」³⁵

（五）江樹生的研究寫道：「鄭軍船隊之橫渡臺江，大概是由領航船帶路，先是一路縱隊魚貫而行，來到柴頭港附近，一部份船隻繼續前往柴頭港登陸，另一部分船隻向北散開，去到新港溪南岸之間的禾寮港登陸。當時，赤崁沿海水底，是所謂的鐵板沙淺灘，戎克船來赤崁，需用舢舨接駁人員貨物，再用各種推車或牛車搬運重物，人在淺水裡走一段路才上岸。看起來，鄭成功要來臺灣的消息，早已祕密在中國人社會傳開，他們備好舢舨去幫忙鄭軍搬運人員、馬匹、盔甲、武器、軍帳、炊具等物，岸邊還有很多人推著車輛去接運他們上岸。鄭軍的先頭部隊，在柴頭港與新港溪之間登陸後，迅速整軍，全副武裝，士氣高昂地擊鼓吹管向普羅岷西亞前進。」³⁶

（六）石萬壽的研究寫道：「三老爺系統最早興建者或為鎮北坊三老爺宮，今廟名依舊。奉祀朱、曹、魏三王爺，廟在尖山西南坡，前臨德慶溪，據傳為鄭成功入臺通過鹿耳門港道當日夜晚紮營之處。……茲以禾寮港街在今臺南市忠義路由成功路至民族路段，而三老爺宮在今忠義路、成功路口西北尖山西南坡，近禾寮港街，與先王實錄所載札營梨子園相近，由此當可斷定國姓入臺當晚即紮營於此廟址或其附近，以營地前有德慶溪可防普羅民遮城，即今赤崁樓荷蘭守軍夜襲。茲以漢人多以建廟紀念重要事蹟，國姓入臺首夜紮營處自有紀念價值，建廟奉祀國姓朱王爺為當然之事，唯建廟年代相傳為鄭氏時期，確實年代不詳。」³⁷

35 翁佳音，〈重覓鄭成功大軍登陸的舞臺：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二）〉，頁 288。

36 江樹生，〈鄭成功在臺南〉，《2007 海洋臺灣與鄭氏王朝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集》（臺南市：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局，2007 年 6 月），頁 38。

37 石萬壽，〈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係之探討〉，《臺灣文獻》，第 60 卷第 1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 年 3 月），頁 208。

二、筆者的史料新考

關於鄭成功在禾寮港之登陸及扎營地點，由以上各方見解的探討可知，顏興認為是在民族路至成功路的忠義路，黃典權認為是在三山國王廟，郭榮認為是在玉皇宮至觀音亭，翁佳音認為是在洲仔尾，江樹生認為是在柴頭港與新港溪之間，石萬壽認為是在三老爺宮。本文嘗試解此議題，提出新的論證，先運用臺江內海之「一二比例路徑圖」的呈現方式，相互比對，詳圖 10。



圖 10 鄭成功登陸禾寮港：一二比例路徑圖

資料來源：賴志彰、魏德文，《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 1624-1960》，I.17，Google 地圖，以及筆者製圖。

圖 10 左邊是《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依據鄭成功入臺之前，時間最接近而且尺度最精準的荷蘭這張海圖，將赤崁至熱蘭遮城，畫一條紅色直線，再將熱蘭遮城至鹿耳門古港道的東邊開口，畫一條綠色直線，紅綠兩條直線的長度比例，剛好約是一比二。然後根據《熱蘭遮城日誌》、《永曆 18 年（1664 年）臺灣軍備圖》及《從征實錄》的文字記載，畫出一條紫色路徑。此即臺江內海之「一二比例路徑圖」，簡單明瞭，不用費心及爭論關於古今中外的單位換算。

圖 10 右邊是現代 Google 地圖，開啟 Google 的測量距離，從赤崁到熱蘭遮城的直線距離是 4 公里（紅色），再依據荷蘭海圖所畫，紅綠兩條直線

的比例及方位，從熱蘭遮城拉出一條 8 公里（綠色）的直線，即至鹿耳門古港道的東邊開口，紅綠兩條直線的比例為一比二。然後模擬荷蘭海圖的紫色線條輪廓，依樣畫出一條紫色路徑。據此科學實證結果可知，鄭成功進到臺灣第一天的路徑，是航行在昔日的臺江內海，沿著現今的臺十七線而行。

如欲知悉鄭成功於明永曆 15 年 4 月 1 日在禾寮港之登陸及扎營地點，就要探討當時鄭成功親軍營盤的位置。

首先：明永曆 15 年 4 月 1 日的《從征實錄》提到「是晚，我舟齊到，泊禾寮港，登岸，札營近街坊」。關於禾寮港這個地名，前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認為是在赤崁的北邊（顏興、黃典權、郭榮、石萬壽），有些認為是在新港溪的南岸（翁佳音、江樹生），兩個地方在史料中都曾出現禾寮港，可以說是「同名不同地」。

鄭成功來到臺灣的第一晚，歇宿何處，值得想像。本文認為現今西門路三段至四段，以及往北延伸的河堤道路，都有可能是鄭成功所率領的兩萬五千將士及數百艘戰船，搶灘登陸的沿線，但是鄭成功及貼身部隊的登陸地點，依據荷方及鄭方的文獻記載，應該是在赤崁北邊的禾寮港。

再者：明永曆 15 年 4 月 1 日的《從征實錄》接著寫道「鎮督虎衛將坐銃船札鹿耳門，□□水師甲板，並防北線尾。是晚，赤崁城夷長貓難實叮發炮擊我營盤」。由此可知，當晚鄭成功的兩萬五千大軍，有些札防在鹿耳門，有些札防在北線尾，而鄭成功及貼身部隊則在赤崁北邊的禾寮港登陸及扎營。各個區域的實際人數，現在無法得知，假設以鹿耳門、北線尾及赤崁三個地方分成三等分，鄭成功及貼身部隊是全體人數的三分之一，約是八千多人，亦是相當龐大的數目。

《從征實錄》提到扎營「近」街坊，不是扎營「在」街坊，亦提到「貓難實叮發炮擊我營盤」，以及上述推估鄭成功的隨行人員眾多，因此引發本文對於營盤這個地名的想像。鄭成功扎營「近」街坊，扎營「在」營盤，這

個營盤若要容納八千多人，應該是相當廣闊，而西門路以東，公園南路和公園北路之間，正巧該處地點狀如碗盤，此一寬廣的臺地，相當適宜作為軍事營盤，因此筆者認為恰是鄭成功及貼身部隊的扎營地點。

最後，康熙 35 年（1696 年）的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府總圖，³⁸ 圖中畫有「總鎮營盤」，詳圖 11。另外，康熙 59 年（1720 年）的陳文達《臺灣縣志》也有記載「總鎮營盤，在鎮北坊。遍植薊桐，環以木柵，東西南北，各建草樓。夜則撥兵輪守，以司啟閉。」³⁹ 以及「臺鎮公署，在邑治鎮北坊營盤內。偽時舊宅，歷任官重修。」⁴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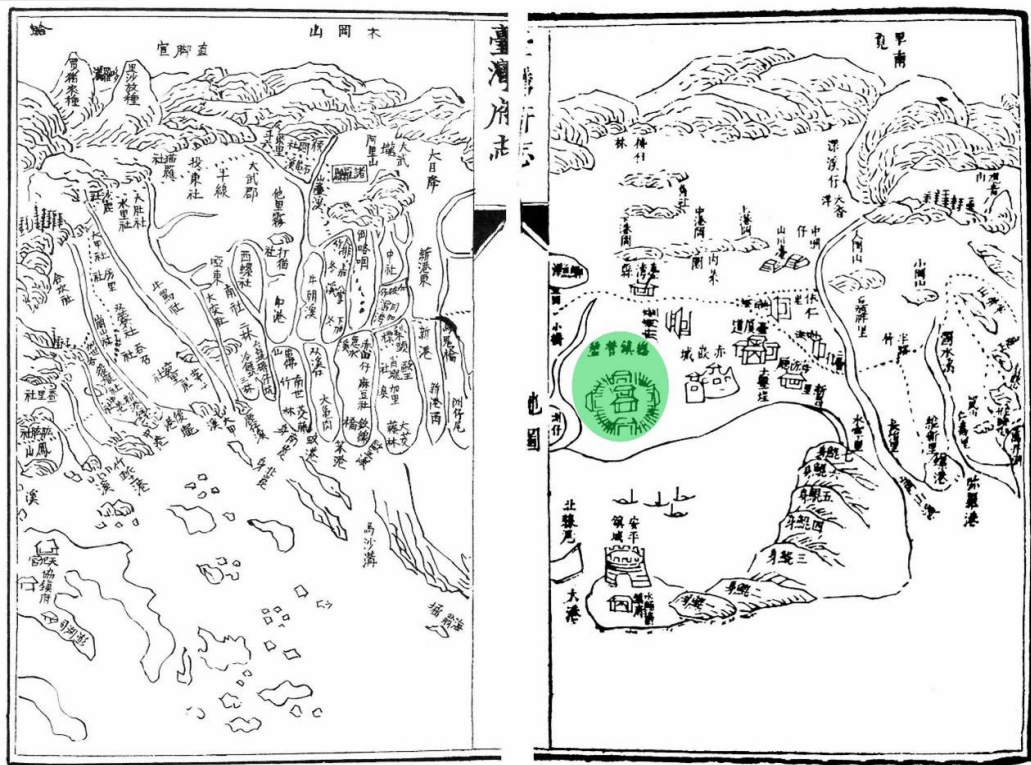


圖 11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府總圖

資料來源：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51-52。

38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年），頁 51-52。

39 陳文達，《臺灣縣志》，頁 70。

40 陳文達，《臺灣縣志》，頁 72。

明鄭時期的史料稀少，而筆者所判斷的營盤位置，是在鄭經所規劃的「東安、寧南、西定、鎮北」之鎮北坊。從康熙年間的《臺灣府志》和《臺灣縣志》可以知悉，清領時期的總鎮營盤，沿續明鄭時期的營盤之稱呼，同樣位在鎮北坊，而且該軍事單位的公署，設在鎮北坊營盤內，亦即清朝沿用明鄭時期所留下的既有軍營和官署。

明鄭時期所記載的營盤，是清領時期的總鎮營盤，之後換成日治時期的砲兵營，以及民國時期的兵工廠，這個地點有史以來都是軍事用地，目前是公園路的臺南轉運站。蕭規曹隨，即使改朝換代，仍會沿用前朝所留下的基地或建物，只是政權移轉，所以「同地不同名」。

本節的研究重心，藉由筆者繪製的臺江內海之「一二比例路徑圖」，以及探討鄭成功親軍之「營盤」，經過圖片的比對及文獻的校對，結果考定鄭成功的禾寮港登陸地點及親軍搭設的營帳，就在公園路的臺南轉運站周遭。

伍、考定結果之穩健性

經由第叁節的探討，本文考定鄭成功於鹿耳門港之登陸及踏勘地點，是在靠近土城的位置。經由第肆節的探討，本文考定鄭成功於禾寮港之登陸及扎營地點，是在公園路的臺南轉運站周遭。

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例如管理學和會計學，多會執行穩健性（Robustness）測試，用以檢驗研究的主要結論，在其他情況下是否依然成立，使科學研究的成果足夠嚴謹。

筆者為驗證本文的考定結果具有穩健性，因此以其他事實為基礎，進一步提出推論，根據相關資訊從事量測比對，探索「鹿耳門港之北線尾」及「禾寮港之營盤」，研究分述如下，檢驗結果可以做為主要結論之輔助證據。

一、鹿耳門港之北線尾

普遍的說法認為北線尾就是北汕尾，因為線字與汕字的「臺語發音」相

同，所以文字記載的北線是指天然地形的北汕，而北線尾是指北汕的尾端。不過，線字與汕字的筆劃相差甚多，而且毛筆書寫的清代地圖及方志，一再使用繁複的線字，而非簡單的汕字，因此筆者提出一種「海上航線」的觀點，認為線字有其意義，北線是指新港溪口與鹿耳門口的船隻往來航線（約是目前的臺江大道），而北線尾是指新港溪口至鹿耳門口這條航線，繼續延伸的支線之「續尾站」（臺語），象徵接續不斷的最尾。

有關地圖記載之北線尾如下：製圖於乾隆 21-24 年（1756-1759 年），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乾隆朝臺灣輿圖》，此圖北方在『左』，詳圖 12，這張圖片的下方（媽祖宮的南邊），以及左方（西港仔的西邊），都有出現「北線尾」三個字。成書於嘉慶 12 年（1807 年），謝金鑾、鄭兼才合纂的《續修臺灣縣志》圖之鹿耳連帆，⁴¹ 此圖北方在『右』，詳圖 13，這張圖片的右方（媽祖宮的北邊、洲仔尾的西邊），有出現「北線尾」三個字。

由地圖記載之北線尾可以知曉，鹿耳門古港道位在古媽祖宮以北，而且鹿耳門古港道以北，還有一個北線尾。筆者用海上航線的概念來剖析這兩張地圖，先將相關地點標示紅色，然後畫出藍色有方向的線條。



圖 12 乾隆朝臺灣輿圖

資料來源：賴志彰、魏德文，《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 1624-1960》，III.8。

41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上）》（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 年），頁 7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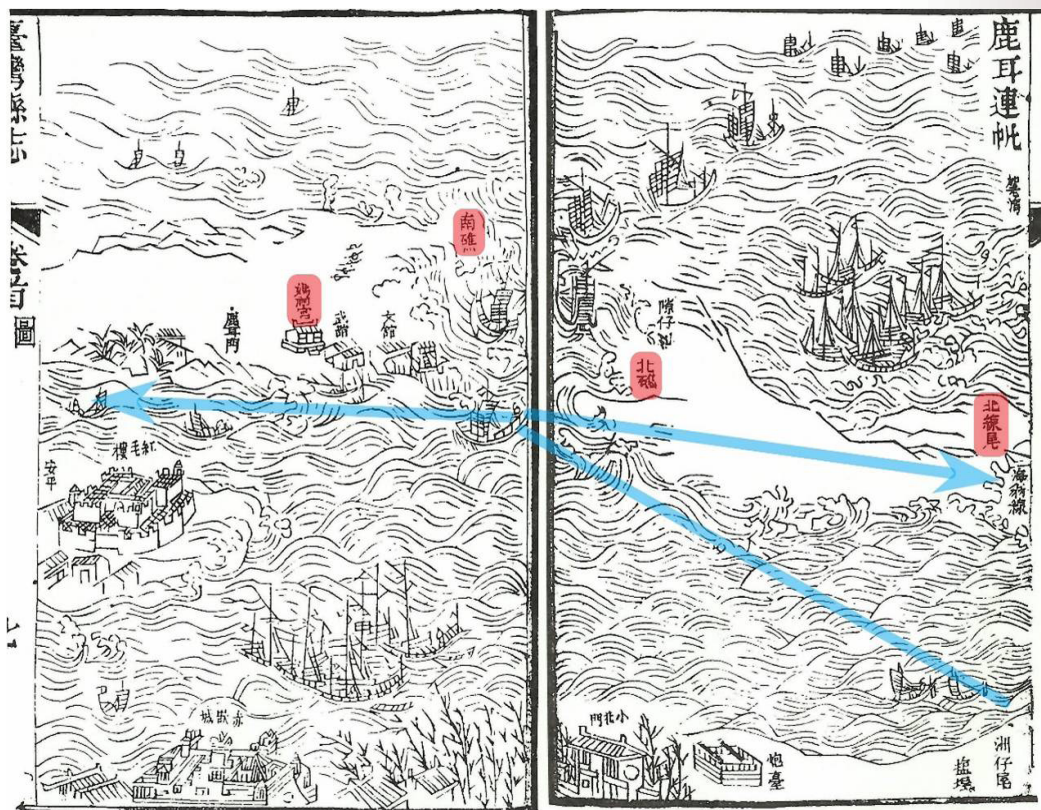


圖 13 鹿耳連帆

資料來源：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上）》，頁 72-73。

有關方志記載之北線尾如下：魯鼎梅、王必昌於乾隆 17 年（1752 年）編纂的《重修臺灣縣志》記載「北線尾嶼在鹿耳門之南，壤接鹿耳門。其西南有四草嶼，東南即安平鎮大港。」⁴²謝金鑾、鄭兼才於嘉慶 12 年（1807 年）合纂的《續修臺灣縣志》記載「鹿耳門嶼：在邑西北三十里大海中，浮沙橫互，形如鹿耳尾，迤南為四草嶼，首枕北為鹿耳門。鹿耳門之北有嶼，曰北線尾，亦沙嶼橫互，與鹿耳門南北遙接，中隔大港曰隙仔港，港之中有石礁在水底。」⁴³

由方志記載之北線尾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描述，《重修臺灣縣志》寫說北線尾嶼在鹿耳門之南，此一觀點與目前的大眾認知相符，而《續修臺灣縣

42 魯鼎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38。

43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22。

志》寫說北線尾嶼在鹿耳門之北，此一觀點經過筆者翻閱書籍相互比對，發現此段文字正好是呼應對照該書的鹿耳連帆圖。

綜觀地圖及方志有關北線尾之解析，可以知道，北線（現今的臺江大道）的鹿耳門口，繼續往南或往北各有一個北線尾。因此筆者以現代 Google 地圖，依照方位和距離的地形判斷，以及人口和經濟的需求條件，畫出一條 10 公里的線段，詳圖 14。線段的中心點約是現今的土城國小，即鹿耳門口；往南 5 公里的端點約是現今的鎮海國小，即南邊的北線尾；往北 5 公里的端點約是現今的建功國小，即北邊的北線尾。另外，於實地踏查時亦發現，青草崙的北汕尾城隍廟及石碑，詳圖 15，可資證明此地是在北邊的北線尾嶼之範圍，詳圖 14 的紅色小圓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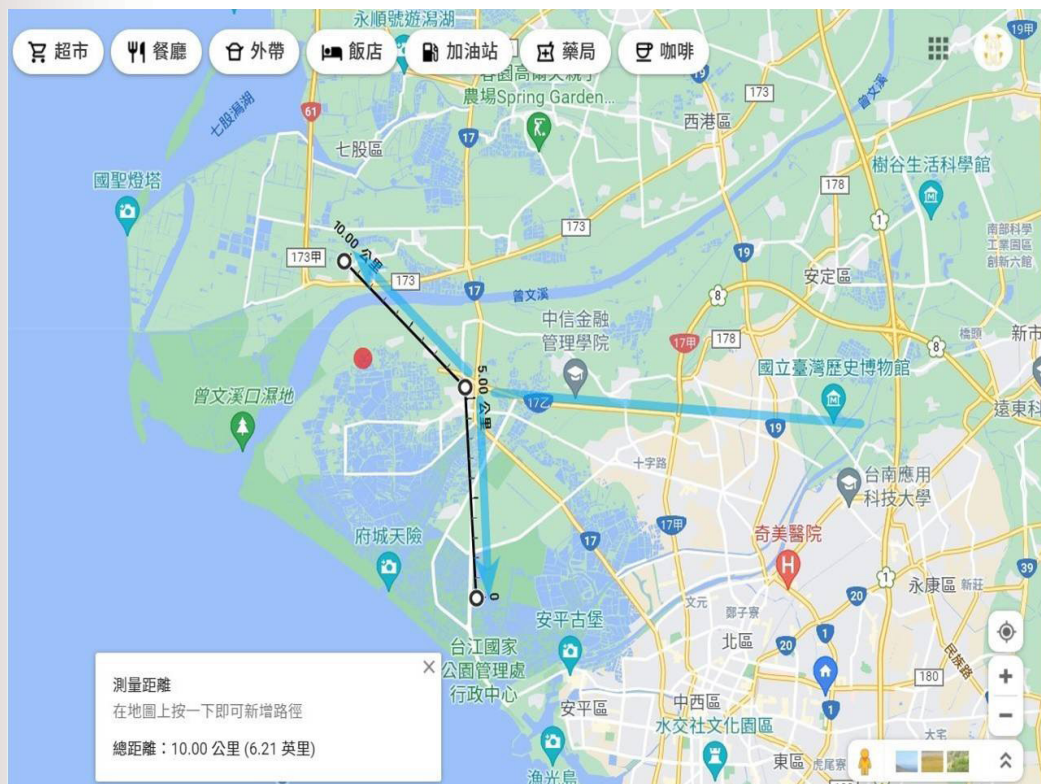


圖 14 鹿耳門口（土城國小）及北線尾（鎮海國小、建功國小）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以及筆者製圖。



圖 15 青草崙的北汕尾城隍廟及石碑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二、禾寮港之營盤

從以上鹿耳門港之北線尾的探討可知，在昔日臺江內海西緣的北邊及南邊，各有一個北線尾。而從第肆節的文獻回顧可知，在昔日臺江內海東緣的北邊及南邊，亦各有一個禾寮港，分別是在新港溪的南岸以及赤崁的北邊，兩個地方在史料中，都曾出現禾寮港這個地名。筆者於第肆節透過圖片的比對及文獻的校對，研究認為鄭成功及貼身部隊是在赤崁北邊的禾寮港登陸及扎營，為求考定結果具有穩健性，因此繼續進行禾寮港之營盤的探討。

黃恩宇於荷蘭古地籍圖及城堡火炮具有專業研究，引用其在國史館線上講堂的 YouTube 影片，⁴⁴ 本文節錄三張圖片，詳圖 16，說明如下：上方的圖是「普羅民遮市鎮的輪廓與街道 vs. 現今臺南的街巷」，可以看到八個街廓及中間的忠義路。中間的圖是「將普羅民遮市鎮空間平面，套疊至 1911 年臺南市地圖」，可以看到忠義路三段與公園南路口附近的等高線情況。下方的圖是「普羅民遮城堡之火炮射程範圍」，內圈虛線是加農砲發射 24 磅鐵彈，有效射程 200 公尺，外圈虛線是臼砲發射 30 磅石彈，有效射程 500 公尺。

44 黃恩宇，〈國史館線上講堂〉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llorkvvLU>（2022 年 2 月 10 日點閱）。



黃恩宇@國史館



黃恩宇@國史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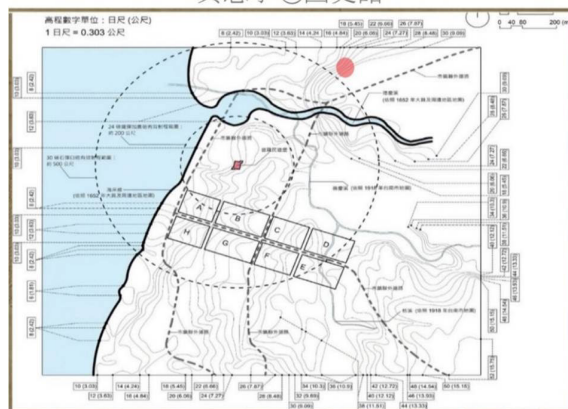


圖 16 黃恩宇《17 世紀荷治福爾摩沙雙城記—熱蘭遮與普羅民遮》影片節錄
資料來源：〈國史館線上講堂〉網站，以及筆者製圖。

筆者將中間的圖及下方的圖，相互對照，並以禾寮港及營盤的方向為目標，若從普羅民遮城堡的東北稜堡，向東北方發射出臼砲，射程 500 公尺的距離，則火炮的落點約是現今的忠義路三段與公園南路口附近，如標示的紅色小圓點。

普羅民遮城堡的東北面及西南面，各有一個稜堡，本文運用黃恩宇關於火炮射程的重要成果，以現代 Google 地圖，根據稜堡的方位及臼砲的射程，畫出一條一公里的直線，詳圖 17。中心點是普羅民遮城堡，東北方 500 公尺的端點，約在忠義路三段與公園南路口，西南方 500 公尺的端點，約在西門路與民生路口。



圖 17 普羅民遮城堡的臼砲射程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以及筆者製圖。

Google 地圖的量測結果顯示，忠義路三段與公園南路口附近是荷軍火炮射程的防禦極限，如標示的紅色小圓點，此一火炮落點的輔助證據，亦可做為禾寮港之營盤位置的判斷憑借，如標示的紅色大圓圈。《從征實錄》記載，鄭成功來臺的第一天晚上，泊禾寮港，扎營近街坊，扎營在營盤，而且荷軍當晚發炮攻擊鄭軍營盤。

如圖所示，荷軍當晚發射的火炮，可以打到鄭軍的營盤腳，但是也只能打到鄭軍的營盤腳而已，不致造成傷亡。火炮落點的位置，正好印證筆者的研究結論，西門路以東、公園南路和公園北路之間的突起高地，是鄭成功及貼身部隊的扎營地點。穩健性檢驗呼應文獻，鄭成功於明永曆 15 年 4 月 1 日來臺，夜泊禾寮港，扎營「近」總爺街的街坊，扎營「在」鎮北坊的營盤。

陸、結語

本文先梳理圖文史料及彙整各方見解，這是鄭成功的登陸地點，此一議題的最佳處理方式，也是所有研究的首要之務。筆者心中沒有偏見，不預設立場，知道過去才能邁向未來。

綜觀鄭成功於鹿耳門港的登陸地點之爭論，黃典權主筆和盧嘉興著作同樣都是以《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做出古今疊合圖，因此筆者將相關研究資料做一比較，詳圖 18。左上是臺江內海水道圖（1652 年），右上是黃典權的疊合圖（1961 年），左下是盧嘉興的疊合圖（1965 年），右下是謝國興的比較圖（1996 年）。畫面清楚呈現，黃典權的疊合圖比例正確，但是後來盧嘉興的疊合圖卻是壓縮變形，所以導致兩種不同的結論。

盧嘉興於其書中記述「近經黃典權先生向臺大拍得底片，由曹永和先生轉洽得獲允代筆者加洗十二英吋陽圖乙張」，⁴⁵「經黃典權先生向臺大圖書館拍攝圖」。⁴⁶由此可知，1652 年的原圖是經黃典權向臺大圖書館拍攝而得，

45 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頁 16。

46 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圖片索引 2。

而盧嘉興後來得到黃典權的圖資，因此才有疊合圖的產生。但是使用同樣一張原圖，盧嘉興的這一張疊合圖，是刻意分成兩頁，看似上下距離很長，好像非常符合原圖的比例，不過將兩頁合併之後，就可以看出上下明顯壓縮。



圖 18 臺江內海水道圖之疊合圖比較

資料來源：詳圖 1、圖 3、圖 4、圖 5，以及筆者製圖。

除了四個犄角連線圖的比對方法，亦可以用兩個臺江十六寮的相對位置來加以驗證鹿耳門的所在：盧嘉興的疊合結果，溪頂寮對應到新港溪口，因此看到鹽行及洲仔尾是投影在新港溪的上方，這是明顯錯誤，也因此鄭成功的鹿耳門登陸地點是在臺鹼公司的疊合結論，也就有誤。正確比例的疊合結果，應該是五塊寮對應到新港溪口，鹽行及洲仔尾會投影在新港溪的下方，這才正確，也因此鄭成功的鹿耳門登陸地點是在城西街二段的疊合結論，也就昭然若揭。

黃典權於 1961 年，首度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古今疊合圖方法，考定出鹿耳門古港道的位置，及投影出臺江內海的範圍。現今任何一位會使用影像處理軟體 Photoshop 的人，都可以輕易產生古今疊合圖，確認黃典權當時所繪製的疊合圖正確。此一概念進而也產生巨大的影響，目前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GIS）研究專題中心所建立的〈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即是運用黃典權的圖層套疊方式，進行不同時期的地圖比對。

本文為避免流於窠臼（繼續使用圖層套疊）或陷於空談（沒有提出嶄新論點），故提出前所未見的臺江內海之「四個犄角連線圖」及「一二比例路徑圖」，研究考定鄭成功在鹿耳門港之登陸及踏勘地點，是在現今土城的「鄭成功紀念公園」這個範圍，而鄭成功在禾寮港之登陸及扎營地點，是在現今公園路的「臺南轉運站」這個範圍。

鄭成功進到臺灣的第一天，選擇從與熱蘭遮城堡距離較「遠」的鹿耳門港登陸及通過，應是為了掩敵耳目，並遠離及閃避大員的炮臺，因此，考定的地點相當符合軍事謀略；而選擇從與普羅民遮城堡距離較「近」的禾寮港登陸及扎營，應是為了直取赤崁，並看守及分發市街的米糧，因此，考定的地點十分呼應來臺目的。

筆者最後提出四個推理，解讀《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詳圖 19，做為本文的結語，以供後續研究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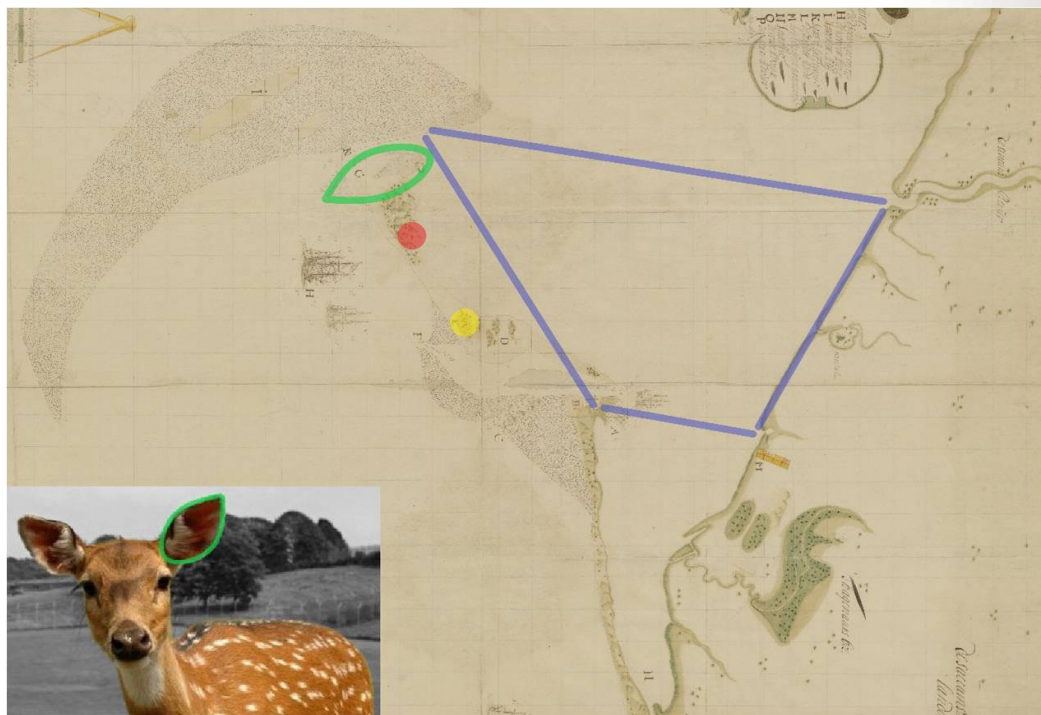


圖 19 四個推理

資料來源：詳圖 1，以及筆者製圖。

- 一、海圖：荷方之《福爾摩沙（1652 年）臺江內海水道圖》是鄭成功 1661 年攻臺之前，時間最接近而且尺度最精準的地圖。荷蘭通譯何斌，私自為鄭成功收稅並積欠公司債務，被荷方發現後，因而逃至廈門投靠鄭成功，力說攻臺，何斌向鄭成功所獻之臺灣海圖，應該就是摹繪這張地圖。
- 二、鹿耳門：荷蘭時代之前，新港社原住民所獵取的鹿皮，從新港溪口航經臺江內海的北線（約是現今的臺江大道），到達鹿耳門口，然後通過鹿耳門港的彎道，將鹿皮輸出，圖中綠色橄欖型的部分，因為狀似鹿耳，故稱之為鹿耳門。
- 三、廟地窟：鹿耳門媽祖廟建於康熙 58 年（1719 年），紅色圓形是媽祖古廟遺址之廟地窟，此處濱臨沙汕的最細狹處，1662 年至 1719

年這段期間，可能已被海水沖破，形成港口，於是 1719 年在此興建媽祖廟。

四、海堡：荷蘭 1627 年所興建的 Zeeburch 海堡，1656 年遭暴風雨摧毀後，未再修建，黃色圓形是海堡的位置。從海圖中看到，當時廣大的北方沙洲是一道屏障，外海的船隻進來之後，想要往北到鹿耳門港或往南到熱蘭遮城，海堡的位置是最佳的軍事監控點，因而在此興建海堡。

參考書目

壹、專書

Kees Zandvliet 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

臺北市：漢聲雜誌社，1997 年。

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 年。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下）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2 年。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年。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楊英，《從征實錄》。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年。

魯鼎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臺北市：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5 年。

賴志彰、魏德文，《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 1624-1960》。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8 年。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上）》。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 年。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貳、期刊或專書論文

J.L. Oosterhoff 著，江樹生譯，〈荷蘭人在臺灣的殖民市鎮——大員市鎮 1624-1662〉，《臺灣史料研究》，第 3 期（臺北市：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4 年 2 月），頁 66-81。

石萬壽，〈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係之探討〉，《臺灣文獻》，第 60 卷第 1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 年 3 月），頁 197-232。

江樹生，〈鄭成功在臺南〉，《2007 海洋臺灣與鄭氏王朝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集》，（臺南市：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局，2007 年 6 月），頁 35-46。

翁佳音，〈重覓鄭成功大軍登陸的舞臺：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二）〉，《臺灣文獻》，第 52 卷第 3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1 年 9 月），頁 281-300。

許丙丁、顏興、王鵬程、黃典權、高崇煦、賴建銘，〈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臺南文化》，第 7 卷第 2 期（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61 年 9 月），頁 65-95。

許智順，〈鄭成功的入臺日期：來自荷鄭雙方往來信的證據〉，《臺南文獻》，第 21 輯（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22 年 9 月），頁 96-113。

郭榮，〈鄭成功征臺史實再探討〉，《鄭成功與臺灣文化資產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1999 年 6 月），頁 43-71。

黃典權，〈鄭成功復臺大軍始登史事考索〉，《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 15 號（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1989 年 3 月），頁 171-219。

鄭喜夫，〈永曆 18 年臺灣軍備圖之由來〉，《臺北文獻》，第 155 期（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 年 3 月），頁 27-43。

謝國興，〈鹿耳門的媽祖信仰與正統之爭〉，《思與言》，第 34 卷第 2 期（臺北市：思與言雜誌社，1996 年 6 月），頁 137-173。

顏興，〈鄭成功之克臺及登陸地點考〉，《臺南文化》，第 4 卷第 1 期（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4 年 9 月），頁 28-34。

叁、網站資料

Google 地圖，網站：<https://www.google.com/maps/>。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網站：<https://thcts.sinica.edu.tw/themes/rb04.php>（2022 年 5 月 12 日點閱）。

黃恩宇，〈國史館線上講堂〉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llorkvvLU>（2022 年 2 月 10 日點閱）。

Zheng Chenggong's Landing Sites: New Views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uermen Port and Heliao Port

Joseph Chih-Shun Hsu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landing sites where Zheng Chenggong entered Taiwan in 1661. I start by analyzing the graphic and textual in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se include the Dutch side's "Formosa (1652) Taijiang Inner Sea Channel Map" and "The Zeelandia Diaries", and Zheng side's "The 18th Year of Yongli Emperor (1664) Taiwan Armament Map" and "The Records of Campaign".

From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first-day movement of Zheng Chenggong's arrival in Taiwan. He landed and scouted at Luermen Port in the morning, and landed and camped at Heliao Port in the evening. Hence, the focal points of this paper are to explore Luermen Port and Heliao Port carefully. The contents include the opinions of previous researchers and my new view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an innovative method and new insight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Dutch nautical chart and the Qing dynasty map.

* Founder, JenDuTou Creative Studio.

Evidence from “the connecting lines of the four corners map” of the Taijiang inner sea, and “the temple ruins” of the ancient temple site of Mazu, so the place can be identified. Zheng Chenggong’s landing site at Luermen Port and the channel that the armies passed through are located near the Tucheng.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scale of 1:2 and the route map” of the Taijiang inner sea, and “the convex camp” of Zheng Chenggong’s pro-militaries, so the position can be determined. Zheng Chenggong’s landing site at Heliao Port and the camps set up by his pro-militaries are around the Tainan transfer station on Gongyuan Road.

This article also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finally draws four inferen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 Zheng Chenggong (Koxinga), Landing Site, Luermen Port, Heliao Port, Taijiang Inner Sea.